

DUIWAI HANYU YANJIU

对外汉语研究

第五期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对外汉语研究

第 五 期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汉语研究(第五期)/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汉语语言学期刊方阵)

ISBN 978-7-100-06591-7

I. 对… II. 上… III. 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83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DUIWAI HANYÜ YANJIÜ

对外汉语研究

(第五期)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研究》编委会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591-7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¼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事件脚本和“了 ₂ ”的用法表述	杉村博文(1)
最小语言平台与思维功能习得	
——兼议 CEFR 欧洲框架	史有为(13)
外国学生汉语数量补语句习得研究	肖奚强 芮晓玮(31)
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两则	陆丙甫(52)
中介语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对比分析	邢红兵(57)
韩国学生“给”及相关句式习得研究	周文华(66)
《汉语新闻阅读教程》评析与报刊教材编写	苏 婧(80)
对外汉语形近字学习软件的设计与应用	刘明东 黄美霞(95)
官岛大八及其《急就篇》	潘艺梅(103)

汉语本体研究

副词和连词的元语用法	沈家煊(113)
汉语篇章语法:理论与方法	屈承熹(126)
怎样判定语法结构的类型	袁毓林(145)
语法结构类型的隶属度量表	曹 宏(169)
“在 N 的 V 下”中 V 的特点及其与“N 的 V”的关系	
——兼论介词框架对短语构成的影响	陈昌来 段佳佳(185)
汉语句类研究之检讨	徐晶凝(197)
虚词与预设	张 斌(204)

事件脚本和“了₂”的用法表述*

杉村博文

摘 要:本文试图以“下雨”这一事件的脚本为例,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层面上分析探讨句尾助词“了₂”的教学方法。具体来说,在对“下雨”这一事件的脚本进行详细观察的基础上,分析描写“下雨”脚本与“了₂”之间的对应关系。采取这样的描写方法,外国学生不仅可以了解特定情况下的“了₂”的用法,还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了₂”的本质。由于除了极端依存地区文化的个别事例之外,绝大多数事件的脚本都是超越语言而存在的,所以从与事件脚本的对应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相应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任何语言来说都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基于事件脚本进行的语法描写有可能解决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既追求抽象又追求实用的矛盾。

关键词:“了₂”;事件脚本;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汉日对比研究

○ 引言

对“了₂”的意义和用法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于“了₂”可以发现的语言现象几乎都已被发掘,而且对这些现象的语法分析也已经基本完成。然而外国学生对“了₂”的误用仍然“青山依旧”,“‘了’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最大的难点之一”^①已经是老生常谈,不再新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如何把现有的语法研究成果更有效地运用到语言教学实践中,还没有在方法论上得到确立并予以完善,毋庸置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成年人学习外语,可以比作是与自己的母语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对外汉语教学当然也不例外,面对已经掌握母语的成年人,汉语老师必须一边进行汉语教学,一边尽量减少来自学生母语的负迁移。但另一方面,外国学生掌握的母语反过来又使他们在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博士生徐雨莱、章天明两位同学提供了部分例句,特此致谢。

① 张宝林(2006:99)。引文中的“了”包括“了₁”和“了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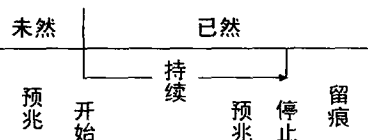
短期内习得外语成为可能。无庸赘述,面对成年人的外语教学是以学习者完全掌握母语为前提进行的。因此,最为理想有效的汉语教学应当是根据学习者不同的母语,来设计各不相同的教学法。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做这样的摸索和实践。本文拟在探索一种不受个别语言约束的汉语教学法的同时,利用自身优势,从日本人学习汉语的角度出发,为设计对日本学生更为有效的“了₂”教学方法做一些基础理论工作。

一 “降雨”的脚本和“了₂”

1.1 本文试图以“下雨”这一事件的脚本(记作[降雨])为例,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层面上分析探讨句尾助词“了₂”的教学方法。我们首先把“下雨”这个自然现象作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可以切分的一个整体事件”来看待,然后再对其不同阶段中如何使用“了₂”,以及“了₂”可以表达什么样的意义,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描写。采取这样的描写方法,外国学生不仅可以了解特定情况下“了₂”的用法,还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了₂”的本质。

认知语义学对脚本的定义为“为频繁反复出现的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事件特别设计的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s that are particularly designed for frequently recurring event sequences)”^①。[降雨]的结构如右图

所示。这个脚本包括开始下(开始)、继续下(持续)和停止下(停止)这几个基本要素。我们认为,开始和停止前的预兆以及停止后的留痕也应当包含在[降雨]中。正如汉语中的成语“未雨绸缪”所表示的那样,



“降雨”脚本

“下雨”的预兆往往会成为迫使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动因。而且实际上,“下雨”作为预兆出现的频率丝毫不逊于作为其后阶段出现的使用频率。另外,雨停后,我们可以观察到诸如“被雨水打湿的地面”、“滴着水珠的树叶”等痕迹,所以有充分的理由把痕迹延留包含在[降雨]中^②。

1.2 由[降雨]和“了₂”构成的,最简单、最基本的语言表达是“下雨了”。我们很感兴趣的是,“下雨了”可以用在未然(预兆)和已然(开始、持续、留痕)的任何一个阶段。

① 引自 F. Ungerer & H. J. Schmid(1996:203-217)。事件脚本中也包含各种和语法分析没有直接关系的信息。

② 有时我们也能观察到偏离[降雨]的现象。例如:

突然间,就有一滴雨点“滴答”地滴落下来,正好落在她的嘴唇上。哦,真奇怪,下雨了吗?

这个例句中的“下雨了”对应“有一滴雨点……落在她的嘴唇上”而被作为一个瞬间完结的现象被认知。这种情况日语需要用过去时(past tense)来表达(雨が降ったのかな?),因为已完结的事件可以作为过去发生的事件从现在切分出去。

例如：

(1) 打雷了，下雨了，大家快收衣服啊！（预兆）^①

(2) “不好，下雨了。”觉民正要回答弟弟，忽然觉得一滴水落到他的额上，便惊慌地说，一面加速脚步往前面走。（开始，巴金《家》）

(3) 走出门，郝月梅发现下雨了。所幸不大，是秋天那种细细的小雨。（持续，裘山山《幸福像花开放》）

(4) 他们进屋来了。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下雨了！”（留痕，汪曾祺《求雨》）^②

像这样宽范围的对应能力一定是和“了₂”的本质相关。我们在规定“了₂”的基本意义时不能不对这一点做出说明。例句(1)到(4)翻译成日语的话，必须分别采用不同的表达方法。

(1)’雨が降る！（直译为“要下雨。”）

(2)’雨だ。（直译为“是雨。”）

(3)’雨が降っている。（直译为“下着雨。”）

(4)’雨が降ったんだ。（直译为“是下雨了的。”）

“降雨”在从预兆到留痕的展开过程中，表达预兆和停止特别是表达停止时，我们很难利用“下雨了”。既不说“不下雨了”，也不说“雨不下了”，一般场合几乎都说成“雨停了”。例如：

(5) 雨停了。空气是潮湿的，新鲜的。天边浮起一道彩虹。（张洁《方舟》）

(6) 下了一天一夜的雨，今天一早就停了。（杨镰《千古之谜》）

这和日语的情况一样，具体一场雨的停止，日语也不说“ふらなくなった”（不下了），而说“やんだ”（停了）。

1.3 在此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有关“了₂”基本意义的研究情况。沿用以往对“了₂”基本意义的解释的话，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表示新情况的出现”^③。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新情况的出现”这一表述作一点说明。所谓“新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说话人意识中从无到有突然出现的情况；二，说话时观察到的情况和观察者知识结构中所储存的以前的情况相比较而察觉到的情况。下面的例(7)属于前者，例(8)属于后者^④。

① 此例引自 <http://blog4.eastmoney.com/chenhongggg,100007437.html>。这里我们判断此例中“下雨了”为“预兆”，是因为后续句里有这样的词语出现：“乱刀一看，这几个人还提着好几桶水到城楼上来，妈的，有病啊，快下雨了，用得着提水上来吗？”

② 例(4)的“下雨了”可以分别对应“下雨”的开始、持续、留痕，这里作为留痕来解释。

③ 朱德熙(1982:209)。

④ 关于后者的下位分类，参看杉村博文(2006)。

(7) 啊,血! 血! 杀人了! 杀人了!

(8) 你现在是老师了,怎么还那么任性? (祝兴义《抱玉岩》)

木村英树(2006)把“了₂”定义为“表示某种变化已经完成”,并举下面两个句子指出:例(9)很自然成立,而例(10)极不自然的原因可以归结到情况有无“变化”。

(9) 小李去厨房包饺子了。

(10) ?? 小李在厨房包饺子了。

具体说来,由于“去厨房包饺子”这一事件本身就可以表示“从厨房以外的场所向厨房移动”这样一种“变化”,所以就可以和“了₂”共现;而“在厨房包饺子”是一种“位置固定的无界行为”,我们从中读取不出任何“变化”,因此就不能和“了₂”共现。

本文认为例(9)和例(10)的对立不是语法上的,而是语用上的。也就是说,例(9)即使没有相关的语境也能够很容易想象出说话人的表达意图(比如报告小李现在不在这里的原因),而例(10)却不能马上判断出说话人的表达意图,这样的差别直接影响了二者可接受性的高低。如果本文的解释正确的话,例(9)和(10)的对立就不是语法上的而是语用上的对立了,只要有适当的语境,例(10)也可以成立。比如把例(10)中的“小李”改成“我”说“我在厨房包饺子了”,就比(10)来得自然得多,这无疑是因为说话人自己可以知道这句话的表达意图。即使施事者仍为第三人称“小李”而不变,我们也可以给(10)设计出适宜的语境。例如:

(11) 小李在厨房做什么了?

——小李在厨房包饺子了。(此时小李已经不在厨房。)

(12) 小李在哪儿? 他还在看电视吗?

——小李在厨房包饺子了,你赶紧去帮他吧!

将(12)的“包饺子”置于“包饺子”的基本脚本(“开始—持续—完成”)中的话,应当不是对应“完成”而是对应“开始”(“包饺子”的出现)。因此,“了₂”可以作为表示事态“从无到有的变化”已经完成来解释。但是,说这种情况表示“变化”和说“去厨房包饺子”表示“变化”,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前者的“变化”是在前后两个时点(刚才和现在)情况的不同之中被察觉到的,这和例(8)的情况相平行。

王光全、柳英绿(2006)为说明“了₂”的用法,给“了₂”立了“报事”(报告新情况的出现)这样一种语用范畴。当说话人察觉到某种情况的出现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知识结构,或者说话人为了有意改变听话人的知识结构而向听话人告知某种情况时,“了₂”的语义功能就会得到最好的发挥^①。换句话说,出现的情况带不带一定的事件性和使用“了₂”

^① 见王光全、柳英绿(2006)。

与否密切相关。例如：

(13) * 她看我一眼了。

正如木村英树(2006)所说,例(13)不成立,只能说成“她看了我一眼”。忠实地记录动作行为本身的角色是由“了₁”来扮演的,而不是“了₂”。请比较下面二例：

(14) 她……又狠狠瞪了我一眼,头也没回就走了。(陈建功《飘逸的花头巾》)

(15) “你干嘛瞪我?”“我瞪你了吗?我觉得我并没瞪你呀。”(梁晓声《翟子卿》)

例(14)是客观记录,用“了₁”很自然。但在例(15)中,对方冷不丁的“你干嘛瞪我?”这一问在强迫说话人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时用“了₂”恰到好处。例(13)也是一样的,叙述内容的事件性越高,句末“了₂”被保留的可能性就越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掉“一眼”。例如：

(16) 王滴犯的第二件事,是“作风有问题”。那天宣传队来演穷人受苦,有一个砸洋琴的女兵……,显得挺不错。其实大家都看她了,王滴看了不算,回来还对别人说:“这个女兵挺像跟我谈过恋爱的女同学。”(刘震云《新兵连》)

此例说的是所有的男兵都看了那个女兵,不仅仅是“作风有问题”的王滴一个人,其实所有人的视线都射向了那个女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例(13)和(16)在事件性上表现出来的很大差异。再进一步说,即便原封不动地保留“一眼”,只要加上“又”,例(13)的可接受性也就会提高很多。这是不是因为“又”表示情况的重复,而情况的重复使说话人心里产生了某种意外,进而强化了情况的事件性呢?

接下来,我们以李晓琪(2005)为例看一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是怎么教“了₂”的^①。李晓琪(2005:219)把“了₂”定义为“表示事态的变化和确定的语气”。对此表述,我们有两点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定义中的“变化”这个术语。这里的“变化”是作为汉语语法学里含有特定语法意义的术语使用呢,还是作为一个普通意义的词来使用?书里没有做出正面的说明。“变化”的词汇意义是“事物在形态上或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这样,“事态的变化”就是已然存在的某一“事态”产生某种“新的状况”了。但是,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如(7)(15)(16)等,还有像下面这样的很典型的“了₂”句：

(17) 怎么了,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18) 那天晚上下雨了吗?

这些例子所报告的事件,因为不存在“变化”的主体(即已然存在的某一事态),所以与其

① 把介绍范围限制在近年出版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来说,关于“了₂”的基本意义,张宝林(2006)认为“表示变化、某种确定语气或成句作用”,陆庆和(2006)认为“表示已经发生的变化”。与其他著作相比,陆庆和的描述更为详细,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多从语用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概括为“事态的变化”倒不如概括为“新情况的出现”来得自然。依此进一步推论,如果将“变化”作为一个普通意义的词来理解(即从一种状态变成另外一种状态),那么“新情况的出现”是可以引申出“事态的变化”来,但“事态的变化”是引申不出“新情况的出现”来的。我们认为,“事态的变化”其实就是从“新情况的出现”里扩张出来的一个引申意义,虽然最重要、最显眼,但绝不是和“新情况的出现”处在同一个层面上的^①。据此我们提议,为了避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混乱,最好先把“了₂”的基本意义表述统一为“表示新情况的出现”,然后再给学生讲清从“新情况的出现”到“事态的变化”的语义扩张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和“了₂”的“语气”相关。虽然近年来认为“了₂”具有表语气作用的研究已不多见了^②,但是“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依然把“了₂”叫做“语气助词”,并认为“了₂”具有表语气的作用。比如李晓琪(2005:219)说:“‘了₂’表示对结论有把握的肯定语气。”对此,我们首先应该详细调查“了₂”到底表示什么样的语气,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分析探讨“表示语气”和“表示事态的变化”是相互关联,还是互不相干?以往的研究很少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并加以论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做一个基于事件脚本的尝试性讨论。

二 “降雨”中的各个阶段和“了₂”

2.1 表示预兆(从事件的角度来说是“将然”)时,一般要加上“快”和“要”。如果没有这些标志的话,表达起来就比较困难。例如:

(19) 我们先走吧,快下大雨了。(曹禺《雷雨》)

(20) 天上起了乌云,要下雨了。(汪曾祺《跑警报》)

例(19)和(20)分别表示从无到有地出现了“快下大雨”的预兆和“要下雨”的预兆。这时说“了₂”表示“将然义”(“表示将要出现某种情况”,《现代汉语词典》;“将要有变化”,李晓琪 2005:219)显然是一种误解。表示“将然”的是“快”和“要”,而不是“了₂”。在“{要/快}下雨了”中,被包孕的“下雨”确实是未然而且是将然的事件,而带有“了₂”的“{要/快}下雨”则已成为已然。“了₂”表述的是,在说话时“{要/快}下雨”这样一种情况已经酝酿成熟并且出现^③。

① 详见杉村博文(2006)。

② 比如陈贤纯(1979)认为“了₂”只表示动态,不表示语气,提议将“了₂”称为动态助词。陈贤纯所谓的“动态”等于“事态发生变化”,而“事态发生变化”又等于“出现新的情况”。

③ 参看杉村博文(2006)。

例(19)、(20)没有“快”和“要”就不能表示预兆。之所以如此,有可能是因为汉语谓词的光杆形式在语言运用上倾向于表达一种主客观上已经确立起来的情况。试比较:

(21) a. 我要买一本语法书 ~ 我要买的语法书

b. 我买了一本语法书 ~ 我买的那本语法书

(22) a. 别问我的事儿,听了你会失望的。(海岩《玉观音》)

b. 小心,小心! 你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了,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曹禺《雷雨》)

(23) a. 这样下去,你要吃亏的。(张宇《大街温柔》)

b. 现在这些孩子的状况真令人担忧,对社会起码的认识都没有,吃不得瘪子受不得委屈,得理不让人,这么下去将来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王朔《我是你爸爸》)

(21)a一定需要保留未然标记“要”,而(21)b却要去掉已然标记“了”。(22)a“会失望”和(22)b“失望”构成“推测”和“现实”的对立。(23)a“要吃亏”和(23)b“吃亏”构成“预测”和“肯定”的对立。由此可见,汉语在表达犹未确立起来的情况时,使用标记的倾向很强^①。

前面我们所举的例(1)“打雷了,下雨了,大家快收衣服啊!”虽然表示预兆,但并没有使用表示预兆的标记。因为这里的“下雨”事实上还没有发生,所以可以替换为“{要/快}下雨了”。但即便如此,它在说话者的主观世界里已经被和[降雨]中的“开始”同等看待了。因此,例(1)的“下雨了”与其说是表示未然领域的预兆,还不如判断为表示已然领域的开始更接近实际。很显然,它和“{要/快}下雨了”对[降雨]的观察和认知具有明显的差异。

像这种把“即将开始”(未然)作为“已经开始”(已然)来表达的语法,多见于如“用餐”这样的类型化的日常行为之中。例如:

(24) 天湘,吃饭了,留老许在这儿吃吧!(谶容《真真假假》)

这里的“吃饭了”对应的是“用餐准备已经就绪这一状态的出现”。“用餐”脚本的核

① 由于日语动词的光杆形式“る形”(现在时)与“た形”(过去时)构成对立,所以光杆形式表示未然义的能力很强。日本学生经常会该用“会”或“要”而不用,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发现,是非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常常忽视汉语谓词光杆形式倾向于表达主客观上已经确立起来的情况这一特点。例如“你去吗?——去。”问答里的谓词光杆形式对应的是还未确立的情况,这是因为问答的焦点不在于表述事态的确立与否,而在于选择肯定或否定。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形容词谓语句的疑问形式得到支持和证明。例如“今天晚上你忙吗?”,并不像一般陈述句那样,必须要有“很”等程度副词同现,只用具有对比性质的形容词光杆形式就可以做谓语。这种场合的对比也是成立于肯定和否定之间。

心是“开始—持续—完成”^①，而核心部分展开的准备已经就绪这一状态的出现并没有指向“开始—持续”，而是转向了促成核心脚本的启动。“上课了!”、“过马路了!”等也都可以做类似的分析。陆庆和(2006:309)从语用的角度对“了₂”的这种用法进行分析说：“了₂”用于提醒说话人注意某个动作即将开始。

不过，这样的用法对于“下雨了”未必适应。比如在“快把衣服收进来!”(早く洗濯物を取り込んで!)的前面加上“下雨了”说成“下雨了，快把衣服收进来!”时，不表示预兆而作为开始来理解的可能性更高。理由之一是，做什么样的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以及掌握什么样的恰当时机才能促成核心脚本启动，对于[降雨]来说是无法明确约定和判断的。这种情况下的核心脚本应当是受“下雨”直接影响的可能性很高的事件，比如“把晒在院子里的衣服收进来”等等。另外一个理由是，如果把“下雨了”作为促成核心部分启动的提醒语言，那么“为时已晚”的可能性很大，远不如“快下雨了”或“要下雨了”更能有效地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上面所介绍的“了₂”的用法和表示预测事态出现的用法不一样，应该区别处理。前者用于促成事件核心脚本的启动，后者多用于预告能够确认出现的事态。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前者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句子出现，而后者要受一定的条件限制，常常和“就”共现才能成立^②。例如：

(25) 明天我就回县城了，我们还可以在县城谈谈，……(王蒙《蝴蝶》)

(26) 就今天一晚上，一顿饭，吃完算完，各走各的，然后就没你事了，啊!(海岩《永不瞑目》)

(27) 我现在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否则就没有机会了。(张平《十面埋伏》)

2.2 将“下雨了”用于[降雨]开始的阶段，那么“开始—持续—停止”这一脚本就会随之启动，在表示“下雨”出现的同时，还蕴涵“下雨”的持续。例如：

(28) “不好，下雨了。”觉民正要回答弟弟，忽然觉得一滴水落到他的额上，便惊惶地说，一面加速脚步往前面走。(巴金《家》)

(29) 半夜里，望儿叫一个炸雷惊醒了。噼噼啪啪过了一會兒，他才意识过来：
下雨了!(汪曾祺《求雨》)

关于这种情况，有观点认为“了₂”表示事件“开始并持续下去”。其实“持续下去”只是把

① “下雨”的事件脚本以“开始—持续—停止”为核心，“吃饭”事件脚本以“开始—持续—完成”为核心。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核心部分最后阶段的停止和完成。“吃饭”有明确的完成形式“吃完饭”，而“下雨”却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我们不说“*下完雨”。“吃饭”不同于“下雨”这样的自然现象，具备从开始到完成的一套定式，而具有明确的完成阶段。“吃完饭”这种表达的存在就是其反映之一。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宗守云(2003)“我走了”和“他走了”的比较，有很精彩的论述。

“下雨”的出现定位于[降雨]开始的阶段而产生的脚本隐含意义而已,“下雨了”本身的意义始终都是表示“下雨”这个事件从无到有的出现。这种情况,日语则用“雨だ!”(是雨!)来表达,这是通过确认出现事件的主体来把握事件全体的一种表达方式。显性地表达“下雨”的“开始”有如下形式:

(30) 院里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别佳说下雨了。(叶广芩《全家福》)

(31) 我看着窗外,这时候,外边开始下雨了,……。(康道宁《人狮》)

2.3 将“下雨了”用于[降雨]持续的阶段,意味着以“出现”来认知并表达了“持续”。

(32) 走出门,郝月梅发现下雨了。所幸不大,是秋天那种细细的小雨。(裴山山《幸福像花开放》)

(33) 汇报完了,金生宣布党支部留下,其余散会。先走出门来的人说:“喂!下雨了!”(赵树理《三里湾》)①

“出现”和“持续”可以说是“因”和“果”的关系。语言表达中不乏由“因”推“果”,或由“果”溯“因”的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以日语的“障子が破れた”(纸窗破了)为例,“障子が破れた”相对“障子を破いた”(把纸窗弄破了)来说是“果”,而对“障子が破れている”(纸窗破了)来说又变成了“因”。

在“降雨”中,“下雨了”之所以由表示“出现”继而又能表示“持续”,无疑是因为在“降雨”中,“持续”阶段的前后分别存在“开始”和“停止”这两个过程,而以“出现”来认知并表达“持续”,这就说明“下雨”在观察者的意识里无意间从无到有地突然出现了②。(32)中的“发现”就是佐证。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以“下雪”为例:

(34) 重新来到大街上,冯俭才发现下雪了。(杨镰《青春只有一次》)

2.4 将“下雨”用于停止后的阶段,是把[降雨]内所有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表达其出现。例如:

(35) 那天晚上下雨了吗?

(36) 是吗? 上海都下雪了? 你要在上海呆几天?

这和日语“简单过去时”对事态的把握很相近,也是日本学生最容易理解的“了₂”的用法。这种表达方式出于对“下雨”的出现“事后报告”、“事后确认”、“论及观察到的痕迹的原因”等各种各样的语用动机。最后一个“论及原因”这一语用动机在日语中常常表现为“のだ”句,而汉语里却依然直接采用出现形式③。例如:

① 例(34)也可以看作表示开始阶段或留痕阶段,但最容易被认知的是持续阶段。

② 参看 Yuen Ren Chao(1968:798)、杉村博文(2006)。

③ 详细情况,请参看井上优(2003)。

(37) 他们进屋来了。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下雨了!”(汪曾祺《求雨》)

(38) 只见他……胳膊窝里夹着个用布包得严严的画轴,手上还提着一把伞。

“哎呀,老俞师傅,快请进!怎么,下雨了?”(寇丹《裱画的朋友》)

蓑笠上滴下来的水珠和手里拿着的雨伞都可以说是“下雨”的留痕。在留痕阶段,说话者已经不能直接观察到“下雨”,这时候说“下雨了”(即“下雨”从无到有的出现这一描述),是把从外界得到的信息和[降雨]相互比照而推断出来的结果。

先给出[降雨]的“开始—持续—停止”全部过程(如“下了三天雨”),再说它的出现(如“下了三天雨了”),就会成为一种强调整个过程的量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一点,请参看王光全、柳英绿(2006)的有关论述。

三 “了₂”用法的表述方法

3.1 本文针对[降雨]和“了₂”的对应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观察和描写,在描写过程中还对“了₂”基本意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当然,通过本文的讨论得到的关于“了₂”的知识,能不能适用于其他必须使用“了₂”的情况,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我们还不敢断言。事实上,本文已经指出了“下雨”和“吃饭”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差异。如果采用本文的方法,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弄清到底有多少必须使用“了₂”但又彼此不同的事件脚本。

“了₂”是在句末出现的,这说明“了₂”是一个同句子表达的内容即整个事件发生联系的助词。因此在与事件脚本的对应关系中观察和描写“了₂”的用法,无论是对语法研究还是对语法教学,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举例来说,我们是否可以把下面几个例子作为同一类型的事件统括起来,并对其中的“了₂”作一个统一概括的说明呢?

(39) 得了,你永远也当不了哲学家,挺简单的事儿,非往复杂里想不可。爱情其实最简单了。(愛情なんて実際はなによりも単純なものなんだよ)(苏叔阳《家庭大事》)

(40) 了解她的人都这样说:“没有人比她更像女人了!”(彼女より女らしい女はいない)(毕淑敏《女人之约》)

(41) 您也看这种书? 噢,对了(あ,そうか),您是书店的,所以家里书多……(王朔《我是你爸爸》)

(42) 陆玲玲说,朱荣德呀朱荣德,你要是个男人,就一刀劈了我吧,千万不要

手软。你当然是男人了(あなたは言うまでもなく男よ),朱荣德,你狠狠心,劈死我算了。(叶兆言《陈小民的目光》)

(43) 样板团有什么好处?——好处多了!(模範劇団ってどんなところがいいの?——いいところは多いよ)(汪曾祺《讲用》)

这些例子中的“了₂”,根据前面第二部分介绍的李晓琪(2005)的分类就不能解释为“表示事态的变化”,而要解释为“表示对结果抱有自信的肯定的语气”。这些例子的日译文也都和时体没有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找出“了₂”的两个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一般认为“表示变化”和“表示语气”都是“了₂”所具有的意义。如果这一点不被否定的话,“了₂”就是一个多义词。从理论上来说,多义词的各个意义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相互关联。

我们试着利用事件脚本来找出“了₂”的两个意义间的内在联系。首先我们把(39)至(43)统一为“选择判断”事件。这样的话,这些事件就都会包含“在多个可能的结论中选出一个”这样一个阶段。如果选出来的结论存在以下的特点,即“选出来的结论不同于历来的普遍认识或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看法,现在重新认识并确认”,或者“选出来的结论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还没有形成共识,现在重新确认”的话,就很有可能以此为契机链接到“新情况的出现”,用“了₂”来表示这个结论的出现。请比较例(43)和例(44):

(44)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歩く人が増えた),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

(43)的“多了”是在“多”和“少”之间做出二选一的判断,结果是选择了“多”。正如句末加上的感叹号所示的那样,有纠正听话人常识的含义在里面。而(44)的“多了”则是说的数量的逐渐增加,只是客观地叙述形容词“多”的“自变性”语义特征因“了”而实现,“多了”本身并没有任何其他言外之意。根据张国宪(1995)的研究,例(44)的“了”为“了₁”而不是“了₂”。例(43)以“选择判断”脚本为背景,例(44)以“程度变化”脚本为背景。

3.2 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如果讲得过于抽象则难以实用,无法有效地预防偏误的出现。但另一方面,如果讲得过于个别和具体,又会增加学习者的记忆负担,而且也不利于他们理解和掌握现象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事件脚本进行的语法描写或许有可能解决对外汉语教学语法既追求抽象又追求实用的矛盾。

参考文献

陈贤纯(1979)句末“了”是语气助词吗?,《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① 杉村博文(2006)曾对此作过尝试。

- 井上优 (2003) 「のだ」文と“的”構文,《中国語学》250号。
- 李晓琪 (2005) 《现代汉语虚词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庆和 (2006) 《实用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木村英树 (1997) “变化”和“动作”,载《桥本万太郎纪念中国语学论集》,内山书店,东京。本文据《日本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年。
- 木村英树 (2006) 「持続」・「完了」の視点を超えて—北京官話における「実存相」の提案一,《日本語文法》,くろしお出版。
- 杉村博文 (2006) 句尾助词“了”的语义扩张及其使用条件,《汉语教学学刊》第2辑。
- 杉村博文 (2007) 让所有的语言都拥有一部基于汉外对比的教学语法,《汉语教学学刊》第3辑。
- 王光全、柳英绿 (2006) 同命题“了”字句,《汉语学习》第3期。
- 吴丽君等 (2002) 《日本学生汉语习得偏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宝林 (2006) 《汉语教学参考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国宪 (1995) 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中国语文》第3期。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宗守云 (2003) “我V了”与“他V了”,《语法研究与探索》(十二),商务印书馆。
- F. Ungerer & H. J. Schmid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gman.
- Yuen Ren Chao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丁邦新译《中国话的文法》,商务印书馆,2002)

(日本 大阪府,大阪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

最小语言平台与思维功能习得 ——兼议 CEFR 欧洲框架

史有为

摘 要:“最小语言平台”就是满足日常最小交际需要水平的语言体系,属于二语习得的关键阶段。“思维功能习得”是语言真正习得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二语习得的一个质变阶段。这是二语习得的两个原创性假说。CEFR 欧洲框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语言习得评价标准,并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两个假说。它将对第二语言汉语教学和教材编写发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第二语言汉语教学;最小语言平台;思维功能习得;CEFR 欧洲框架

○ 引言

我们在对日本学生汉语教学实践中逐渐悟出一种应用理论,可能会对教学有帮助,会让学生在学校里更有效率地习得汉语,而这恰恰是对外汉语教学成功的关键。这一理论就是关于最小语言平台及其习得的假说。这一假说由最小语言平台和思维功能习得两部分组成。近来的 CEFR 欧洲框架对这两个假说有着支持作用,因此很值得我们为此做些相关探讨。

一 关于最小语言平台的假说

1.1 假说之一:最小语言平台

语言的有效率教学就是首先要设法建立最小语言平台,然后才能更有效率地逐步扩大和完善这个语言平台。这个最小语言平台就是满足日常最小交际需要水平的语言体系。如果这个语言平台能及时在教学中建立,那么以后的学习将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快;反之则越来越困难。因为,语言习得类似滚雪球,有了球核以后,就会越滚越大,雪